

· 独 幕 話 剧 ·

“218”号设计图纸

夏 星 鐵 軍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 独 幕 話 剧 •

“218”号設計圖紙

夏 星 鉄 軍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內 容 提 要

某廠工程師周繼堯，是個飽經風霜的舊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後，在黨的教育下逐漸提高了政治覺悟，工作熱情，積極肯幹。他負責設計的“218”號設計圖紙，終于在他的努力下勝利地完成了。但他却時時在為過去充當國民黨鐵道兵團工程師的一段歷史而苦悶，深怕向組織上交代後不被信任和降低威信。因此他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殷西林鑽了空子，逼他交出某些重要的設計圖紙。他熱愛革命，當然不會輕易交出設計圖紙；但他又隱瞞了歷史，因而也不敢立即檢舉反革命分子。嚴重的思想矛盾，使他進退不得。後來公安人員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保衛住了圖紙的安全，也教育了周工程師，使他深刻地認識到隱瞞歷史的嚴重危害。

“218”號設計圖紙

夏星 鐵軍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署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8印張·17,000字 印數：1—10,076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統一編號：10090·7

定價（6）0.10元

時 間：一九五五年八月間。

地 點：某軍工廠工程處的工程師辦公室。

人 物：周繼堯——四十七、八歲，該工廠工程設計處的工程師。

夏川江——三十歲，周工程師的新助手。

方允中——四十多歲，該廠工程設計處處長。

于 玲——二十三歲，周工程師的描圖員。

殷西林——三十多歲，設計處的技術員，國民黨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偵察員

布 景：舞台正中有一寬大的百葉窗，挂着淺綠色的窗簾。窗的左側前方置一大寫字台，台上放着散亂的圖紙和制圖儀器、辦公用具。雪白的牆上懸着領袖像和幾幅油畫。牆右側有一通向設計室的玻璃門。窗右牆下置一架收音機，收音機上放着毛主席半身金色雕塑像。緊靠寫字台的左側置一綠色保險櫃，櫃的右側有一花架。在花架和收音機的右前方斜擺着一套潔白的軟沙發和圓茶几，茶几上放着壺、碗等用具。

幕 啓：八月中旬的一個拂曉，一切沉入黑暗中，在某兵工廠的工程師辦公室裏，從虛掩的百葉窗口偷偷的跳進來一個黑人影，通過窗外魚肚色的晨曦，隱約地看出這個奇怪的人物，用迅速的動作打開了保險櫃，拿出了一張圖

紙，……手電筒的光亮……照像機的“卡達”聲……關閉保險櫃的輕微的鐵器聲……翻動案上圖紙聲……黑人影又從原路遁走……這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裏。

太陽漸漸升起，晨風吹着虛掩的百葉窗，淺綠色的窗簾在微微飄動。已經是黎明的時刻，遠處長鳴着汽笛，但却并未喚起酣睡在沙發上的周繼堯工程師。

他和衣而卧，雖然經過了一夜的疲勞，但臉上仍然流露着愉快的笑容，他的“218”號設計圖紙的構造圖早已設計好，目前急于完成的是“218”號之四。他開了一宿夜車，總算解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射程”問題，在十分輕鬆愉快和極度疲乏的情況下，他歪在沙發上睡了一個香甜的好覺。

陽光照進了室內，一切都是恬靜的，周繼堯工程師在這恬靜中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時桌上的電話鈴響起來。好久，門外傳來了敲門聲，推門進來的是他的女描圖員于玲。

（于玲是一位聰明活潑的姑娘，青年團員。一九五一年由工專畢業，按照她學習的成績本可以做實習技術員，但由于工作需要，而被分配到工程處給周工程師當描圖員。她對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認識不足，因此，對現有工作不滿，覺得自己沒有當工程師的希望了，講了些她不應該講的話，無意中泄露了許多機密，而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鑽了空子。今天，她顯然是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談，才提前趕到辦公室來。看到工程師睡在沙發上，她沒有叫醒他，輕輕地走到寫字台旁接了電話。）

于玲：呀，工程師辦公室，您是……啊！方處長嗎？我是于玲，您找周工程師，他……還沒有醒……您有要緊事情，好，請等一下……（走到周工程師身旁輕輕呼喚）周工程師，周工程師，周工程師！方處長來電話找您。

（周繼堯被叫醒。他是一個四十七、八歲的舊知識分子，臉上深深的皺紋和一雙花白的鬢角，顯示出早年曾飽經風霜，因此，養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入廠後受黨的培养，逐漸提高了政治覺悟，心情開朗，在工作上有了朝氣和熱情，比較積極，肯鑽研，熱愛自己的工作崗位，埋頭致力于新圖紙的技術設計工作，頗有貢獻。但他時時在為自己過去充當國民黨鐵道兵團工程師的一段歷史污點而苦悶，深怕向組織交代後降低威信，不被信任，因此，他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住“小辮”，給以威脅，險些上当。）

周繼堯：（接電話）呀，我是周繼堯，您是方處長，對，打了一個通宵，怎麼？加班也要請示工會批准？……這一點我沒考慮到。是，是，方處長，我向您報告，主要的問題，該解決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對，……是順利完成啦，這可以將功折罪了吧，什麼？……一碼是一碼，好，……一切都安置妥當啦，已經放到保險櫃裏了，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您也告訴我個好消息？什麼？什麼好消息？您再說一遍，……轉院手續已經辦妥啦，是啊，黨不僅關心我的工作，還關心我愛人的病，這……這……這叫我怎麼說呢！（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好，我馬上告訴他們準備，……我也休息一天？方處長，這怎麼能行？我知道過度的疲勞就會給工作帶來損失，但為了圖紙的準確，我還得作最後一次的校對。您還有事嗎？……那我到您那去吧，好，可以，那我就等您。（挂上電話後，面對毛主席金色雕塑像，情深意厚的凝視着。）

于玲：（關心地）周工程師，您又打了一個通宵，這樣下去，會把身體搞垮的！

周繼堯：（愉快地）听你說的，才打上一個通宵，身體就搞垮了？今後緊張的時候還多着哪！

于玲：您不能不注意身體，應該很好的休息一下，還是不要过于疲勞吧！

周繼堯：不，你放心，（誇張地）小于，瞧，（作体操姿勢）怎麼樣？我可以稱得起“老當益壯”吧。哈哈，哈哈。（于玲看到這個樣子，也不由得笑了起來）小于，你今天來的這麼早，怎麼，學習又加緊了？

于玲：不，周工程師，在這種情況下，我想，還是不應該打攪您。

周繼堯：有什麼事嗎？小于！

于玲：（沉思……）您把這個拿去就知道了。（說時由懷裏取出一封信。）

周繼堯：是給我的？

于玲：不，是轉給處長的。

周繼堯：我可以看看嗎？

于玲：當然可以。

周繼堯：（聚精會神地看着信，然後走到于玲身旁，親切而又關懷地）小于，不是我說你，你的思想問題不但沒解決，反倒越來越嚴重啦。什麼叫“最需要的崗位”呢？難道說這裏不是最需要的崗位嗎？（片刻，激動地）一個好的戰士，當他守衛在祖國邊疆的時候，他心裏就會自然而然的想到，那兒就是最需要他的崗位。一個生產戰綫上的優秀工作者，當他用雙手為祖國創造出財富的時候，他就一定會想到，工廠就是最需要他的

崗位。而你，却在一個最需要的崗位上夢想着有一個其他的崗位。你自己說說看，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思想？（暫時的停頓，工程師嚴肅的面孔，兩只明亮的眼睛凝視着呆立在他面前的于玲，好像在等待着她的回答）小于同志，是不是由於工作上的差錯，使你失掉了信心？是不是由於領導上批評的嚴格，使你失掉了克服缺點的勇氣？你說，小于同志，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件完全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

于玲：（顯然是非常激動地）周工程師，您的話很對，但我總覺得一個戰士有一個戰士的理想，工人也有工人的理想。而我，作為一個技術人員來說，也有我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在技術上，能有一番新的改革和創造，這對祖國的經濟建設事業，不能說沒有益處和貢獻，我的理想就是要作這樣的一個人。

周繼堯：小于，你的話我聽起來很糊塗，難道你現在不正是在做着一種對祖國有貢獻的工作嗎？

于玲：我所做的只是一般的技術工作，您知道，我是工專畢業的學生，我需要在實際工作中很好的鍛煉，但這種鍛煉絕不是描圖。

周繼堯：（意味深長地）是啊，你是需要很好的鍛煉！描圖工作可以使你提高一般的技術知識，而尤其重要的是鍛煉你的思想。好吧，小于！我們暫時談到這裏，這封信我立即轉給方處長，他會找你談談的。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忘記，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是不應該有個人打算的。

于玲：（疑惑地）周工程師，難道我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嗎？

周繼堯：（堅決地）不正確，說得確切一點，它不但會妨礙你的進

步，而更主要的是會給工作帶來損失。（電話鈴響，周工程師忙去接電話）呀，啊！這個小傢伙，怎麼又胡鬧起來啦，哼！為什麼不上學？放暑假，好，就算你說對啦，什麼？昨天為啥沒帶你去“丘克與蓋克”？廠裏有事嘛。怎麼？這也叫不守信用，還得寫書面檢討，幹嗎這麼厲害，啊——好啦好啦，不要鬧嘛，今晚一定帶你去。就是為了這個嗎？不是，嗯，告訴媽媽，方處長已經替她辦妥入院手續啦，叫阿姨準備一下行李和用具，今晚坐車到北京去醫療。早飯我不回去吃啦，忘不了，好，好。（掛上電話，對於玲）真沒有辦法，大人一有病，孩子也就越鬧的厲害了。小于同志，今天要快些把“218”號之四描出來，好送到軍工部去。

于 玲：知道啦。

周繼堯：（見于玲悶悶不樂地）怎麼，還沒想通嗎？

于 玲：放心吧，周工程師，我會想通的。

周繼堯：那好。（說罷走向門口，忽然又轉回身來）小于同志，殷技術員來的時候，叫他等我一下，我馬上就回來。

于 玲：知道啦，周工程師，聽說您愛人最近病得很厲害。

周繼堯：（像是勾起心事）纏人的病終究是不能讓人安靜的。我想這回組織上照顧，轉送到北京，或許會延長她的壽命吧！

于 玲：今天晚上就走嗎？

周繼堯：晚上就走。

于 玲：我可以幫您一下忙嗎？

周繼堯：謝謝你，我已經告訴他們準備了。（下。）

（于玲瞅着周工程師的背影，呆呆地出神，顯然從工程師身上看到了她所沒有的東西，顯示出內心的衝擊。忽然，她一只手伸到小兜裏掏出一封

信，由于放的时间过久，已经有些破碎了，但仍然可以辨别出这是赵明寄来的。想到这，她情不自禁的念起来。）

于 玲：（若有所思地）……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我们的党在看着我们谁能当英雄、谁能为人民立功……难道我真的会落在他的后面吗？（责备自己）哎，你这个描图员，你想到那兒去啦，再这样下去就真要落后啦！

（殷西林上。他三十多岁，工程处的技术员，国民党党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人狡猾、阴险，善于两面三刀从事反革命活动。曾千方百计地窃取新图纸和工程机密，忠实地执行其主子的指令，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威胁工程师，企图把他拉过去，成为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的帮凶。）

殷西林：落不落后要看自己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过你怎么走，这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于 玲：（忙由沙发上站起来）殷技术员早！

殷西林：你早。工程师不在吗？

于 玲：刚出去，您找他有事？

殷西林：嗯，工程师找我，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于 玲：您等一会儿吧，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殷西林：（坐在沙发上悠闲的吸着纸烟）听说工程师的爱人最近病得很厉害，是什么病？

于 玲：据说是“肝硬化”……我也不太清楚。

殷西林：啊，这种病是很缠人的，过去没有治过吗？

于 玲：治过，但总没见好。您知道有什么地方能治吗？

殷西林：听说北京红十字医院能治。（觉得谈下去作用不大，忙转变话题）工程师什么时候回来？

于 玲：他昨天为了“218”号之四，又开了一宿夜车，听说军工

部等着要。

殷西林：（很感兴趣地）搞完了沒有？

于玲：可能搞完了吧。

殷西林：这回就好了，我們又有了新式武器去打敌人，这可是个不小的勝利。

于玲：周工程師还有个計劃，他准备設計一种長距离的重炮，給敌人更沉重的打擊。用他的話來說：“要給敌人个顏色看看。”到那時候，祖國的大門口架上炮，就可以打到台灣去。一旦美帝國主义敢侵犯咱們，一下子就打到華尔街，剿它的老窩！

殷西林：（不自然地）那可太好了，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成为事实？

于玲：不会多久，快呀！

殷西林：（別有用心地）于玲同志，你的环境可太好啦，和周工程師每天处在一起，特别是在他新的設計工作上，你一定有不少收穫，这真是难得的學習机会，难得的很哪。（狡猾的注視于玲。）

于玲：（漫不經心地）說老实话，的確給我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識，就拿“218”号設計圖紙的技術設計來說，过去別說看，就連听我都没听说过。

殷西林：（正中下怀地）这一回你總算飽享眼福了。

于玲：的確是这样，可是这又有什麼用呢？

殷西林：这怎麼能說沒有用呢，假如讓你設計的話，你總會想得出来。唉，可是我呢，恐怕作夢都得不到这种机会嘍！

于玲：这种机会对一个描圖員又能怎麼樣呢？

殷西林：（有机可乘地）你說的也对，描圖員總是描圖員，它是和学

制圖的差點勁。(旁敲側擊地)不過……一個工專畢業的學生，做描圖員还是很合適的，再說做革命工作嘛……什麼都一樣。

于玲：話雖然這樣說，可是誰也不願幹。我要求調動工作……

殷西林：(急接)怎麼，你要求調動工作？

于玲：我為什麼不要求呢？我又不是個傻瓜。您看，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趙明，現在是化學廠的助理工程師……而我
是什麼？是描圖員！

殷西林：(挑撥地)倒也是啊，可是叫咱們這些小“嘍囉”有啥辦法呢！唉，算了吧，服從組織分配麼！

于玲：我可沒有那麼高的政治水平。

殷西林：(丟掉煙頭)說起來也是，攔到誰身上誰也受不了，打个比方說：你好像剛剛發芽的幼苗，按理本應該培養、灌溉，使它長的茁壯、新鮮……可是他們不管這些客觀條件和自然條件，任意讓你在太陽底下晒，在暴風雨裏吹呀，淋哪！人家還管這叫做“考驗”、“鍛煉”，你說，小于同志，這種粗暴的作法，究竟會把你鍛煉成什麼樣的技術員呢？現在都說“培養新生力量”，可是他們對你這個“新生力量”是什麼態度呢？……哎呀，想起這些事情我的頭就痛。這些還不算，我看這裏邊還有鬼。

于玲：有鬼？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殷西林：(進一步)小于，你想，夏川江和周工程師的關係為什麼那樣密切？我有這樣看法，或許我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可是你要知道，“人心隔肚皮，作事兩不知”啊。

于玲：(困惑地)不知道，好像他們只是工作關係，您說呢……

殷西林同志,这……

殷西林:你太天真了吧,如果僅僅是工作關係,那麼你和我,咱們和工程師之間不也是工作關係嗎,那為什麼就不如他們……那樣密切呢?

于玲:這麼說,您認為夏川江是在搞鬼?

殷西林: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像你這樣技術高明的人不能當工程師的助手,而一個新來的並且不完全懂得技術的人,却得到了工程師的信任呢?難道……

于玲:難道黨委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殷西林:黨委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還不得根據工程師的意見?而工程師還不是被夏川江的陽奉陰違蒙蔽了嗎?這一點從他們的日常行動裏看,我想這個結論還不算太主觀。本來這些話我不應該對你講,如果損害了同志關係,那就糟糕了。可是,也實在叫人氣憤!前幾天夏川江在工程師面前……說了你看些什麼……

于玲:夏川江真的是這樣的人嗎?看他平常倒是很忠誠的。

殷西林:(靠近些)最低說他是騙取了領導信任。好,就算我說錯了,可是平時夏川江對你的態度,你總該有些感覺吧。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又該怎麼解釋呢?要知道,一樁事情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都有它一定的目的……

于玲:我不願意相信他是那樣壞的人,這樣,起碼在同志關係上會更糟。

殷西林:你是一個聰明人,是一個懂得是非的人,難道在這樣情況下,你會糊塗起來嗎?只要你閉起眼睛想一想,許多事情……就會使你大吃一驚。首先,有關設計方面的知識,你就不如

夏川江知道的多。

于 玲：这倒不一定，比如“218”号設計圖紙裏的射擊里程、效能，夏川江就不一定比我知道的多，因为我直接描过这些圖。特別是其中的新發現，我……

殷西林：（盼望已久地）你都知道啦？

于 玲：当然都知道啦，你看這張圖紙……

（夏川江突然出現在面前。他三十多歲，是一個机智、灵活、沉着、勇敢的共產黨員，周工程師的新助手，國家公安機關的保衛幹部，擔負着保衛圖紙及工程師人身安全的使命。）

夏川江：（沉着而饒有風趣地）我會不會打攪你們的談話？

殷西林：（催促不安地起立讓坐）老夏，你不是準備昨天晚車去北京嗎？是什麼力量又把你牽扯住啦？

夏川江：偏巧誤了時間，沒有趕上火車。

殷西林：（故作鎮靜地）啊，是不是因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使你誤了時間呢？

夏川江：（意味深長地）的確是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使我誤了上車的時間，並且到現在我還一直沒有闔過眼呢。

殷西林：嚇，什麼好事使你這樣感興趣？（勉強地笑着。）

夏川江：一件使我感興趣的事啊。（開朗地笑起來。）

于 玲：能告訴咱們嗎？

殷西林：（收場地）算啦，算啦，不要難為老夏了！老夏，說真的，到底準備什麼時候走？

夏川江：準備坐今天午間車走。

殷西林：老夏，我午間去送你上車，可是你答應送給我的照片什麼時候給我？

于 玲：夏川江同志，你不是也答应送給周工程師一張照片留做紀念嗎？帶來沒有？

夏川江：現在正在沖洗，幸虧我昨天晚車沒走，不然，這張照片（做了做農西林）恐怕要拖到回來，才會想起給你們。

殷西林：（做了一下手表，对于玲）時候不早啦，我不等周工程師啦。

于 玲：周工程師就要回來的，您再稍等一下吧。

殷西林：回頭我再來。（下。）

于 玲：夏川江同志，我們的“218”號設計圖紙昨天晚上周工程師已經全部勝利的完成啦。

夏川江：這太好啦！但是你不應該對我講。

于 玲：怎麼，我不應該告訴你嗎？

夏川江：不應該，因為你還不了解我，對自己并不了解的人講這些是沒有好處的。

于 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夏川江：請原諒我的坦率，你把不應該講的機密全都泄露啦。

于 玲：（嚴肅地）我只跟你講過，因為你是周繼堯工程師的助手。

夏川江：（嚴肅地）但是我昨天晚上並沒有參加這項工作，再說你也告訴了殷西林……

于 玲：為什麼這個勝利的消息，不許別人知道呢？

夏川江：（耐心地）因為在“別人”裏面還包括着我們的敵人。小于，設計圖紙搞出來了，這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個勝利，但對敵人却是個致命的打擊。這一點你應該明白。小于同志，你是個青年團員，又是國家軍工廠的描圖員，應該了解在我們這裏一切都是秘密。敵人正千方百計地來竊取我們的秘

密，而你……

于 玲：（不可忍耐地）夏川江同志，我不是個小孩子，我還知道一個青年團員應該怎樣看問題。我沒有把秘密告訴給敵人，如果你對你自己也不相信的話，那我就沒話可說了。（欲下。）

夏川江：（仍然鎮靜地）于玲同志，一個同志用真誠的態度，向你提出國家機密的問題，並希望你在今後的工作中注意，加以改正，這……難道不應該嗎？

于 玲：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必要，我不需要听。

夏川江：那麼，你要听什麼呢？是歌功頌德的奉承嗎？還是……

于 玲：（不可忍耐，突然爆發地）夏川江同志，你是個共產黨員，我現在才完全相信啦，你專靠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你裝的一本正經，你到處教訓別人，（更激動地）你嫉妬別人的成就，你……（哽塞住不能出聲。）

夏川江：（鎮靜地）于玲同志，你說些什麼？你……你好像是受了蒙騙。

于 玲：（仍然激動地）是，我是受了蒙騙！我為什麼會把一個自私自利，專事逢迎的人當成一個好同志！

夏川江：你這是說誰呢？

于 玲：誰听着不順耳就是說誰。

夏川江：我听着就不順耳。

于 玲：既然這樣那還問我幹什麼？

夏川江：于玲同志，你知道嗎？現在有人在破壞我們之間的團結！

于 玲：是有人在破壞我們之間的團結，但這不是別人而是你！

夏川江：（仍很鎮靜）好吧，于玲同志，我暫時無法給你解釋清楚，

我想你早晚会明白的。

（周工程師上。他的神色有些不安，面色蒼白得像受了什麼嚴重的打擊似的。當見到夏川江時，他好像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馬上消逝了那種不安的神情，但由於刺激過重，仍流露出一種苦悶的表情。）

周繼堯：（生硬的走向前去握手）你昨天……

夏川江：由於有件緊急的事情要辦，我不得不暫時改變一下起程的日期。（于玲氣呼呼地走出去。）

周繼堯：這麼說，最近兩天內是不能走啦。

夏川江：不，如果沒有什麼重要事情的話，午間這趟車就走。

周繼堯：能不能多留幾天？

夏川江：您需要我幫助做些什麼嗎？

周繼堯：（感情地）我想，……噢，我想我們雖然相處的時間並不久，但不知有種什麼東西，使我們好像變成了一個人似的……可能，我這個人太重情感。

夏川江：您說得對，這就是革命的友情，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机警地）您感到周圍的空氣不太好嗎？

（方處長上。他名允中，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共產黨員，廠工程設計處的處長，是個典型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者，盲目的相信殷西林在反動技術理論上的吹噓，大包大攬的在政治上為殷西林下“保證”，險些使特務分子陰謀得逞，使國家軍事工業遭受破壞。）

方允中：空氣不好？這個屋子不是很寬敞嗎？

周繼堯：您好，方處長。

夏川江：

方允中：啊，周工程師，聽到了您勝利的消息，我非常高興，我祝賀您的成功！